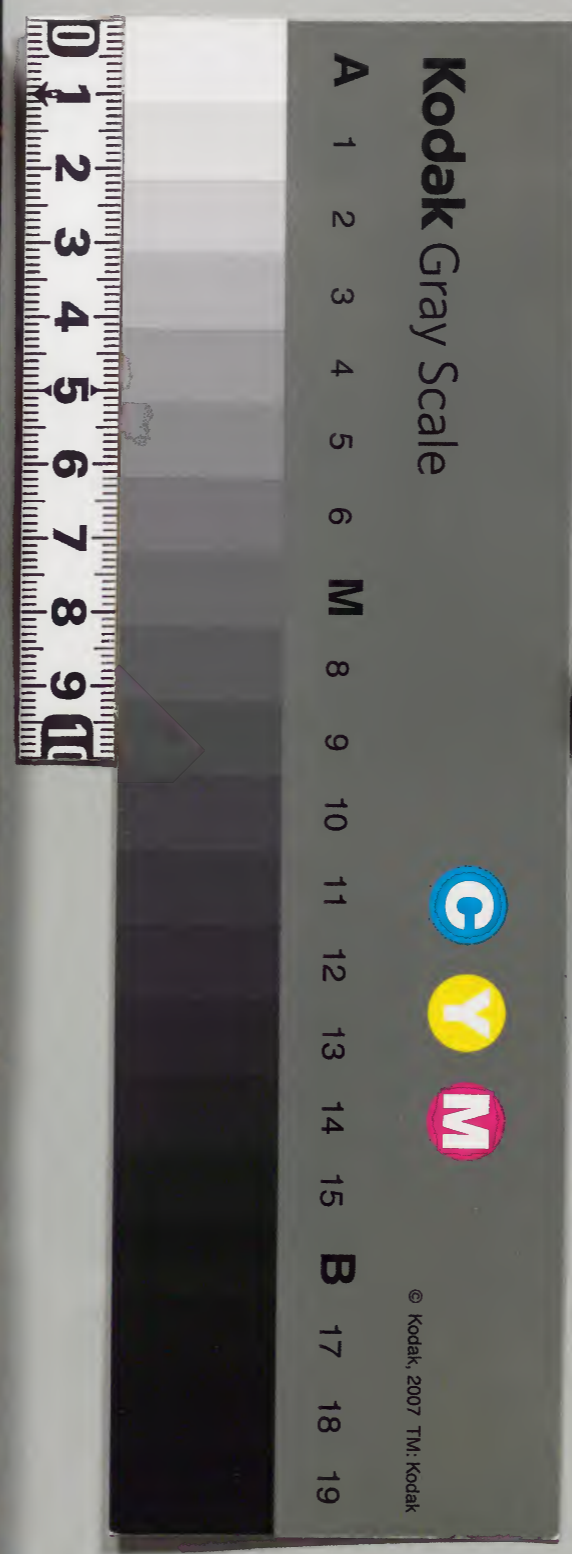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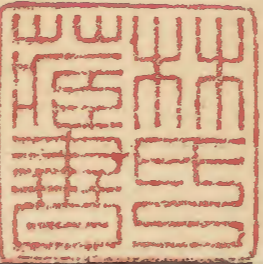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二三八  
五七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函架冊  
二三八  
五七  
一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52)
函號	285 29



52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一

高麗紀

辛禡二

淺草文庫

戊午

辛禡四年。大春正月倭寇延安府。○二月倭寇

安山仁州富平松州。○三月倭寇泰安郡。○遣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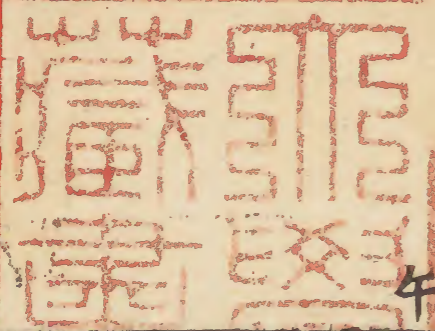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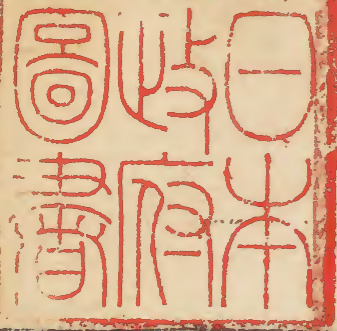
繕工寺事柳藩如京師謝恩禮儀判書周誼請謚

承襲。○倭寇南陽遂焚掠水原府。府使慎仁道僅

以身免。元帥王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

朴修敬赴之。倭又寇韓林二州。○以密直副使趙

希古為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夏四月判三司



使崔瑩等與倭戰于海豐大敗之先是倭寇德豐  
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瑩又大集窄梁入昇太府  
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分命諸軍出屯東  
西江兵衛別於關門以待賊至城中洶洶令坊里  
軍登城望候瑩督諸軍于海豐郡替成事楊伯  
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為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  
經諸屯捨不與角趨海豐直向中軍瑩曰杜櫻存  
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進擊之賊逐瑩瑩奔  
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敗之瑩望見賊  
披靡率麾下乃進從傍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城

中聞瑩被逐益洶洶莫知所之獨欲出避百官  
束累重會于關以待及諸元帥使人獻捷京  
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為瑩功賜號安社功臣  
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永原府○以崔公哲  
道都元帥○六月倭寇清州賊鋒甚銳我  
而遁賊四出攻掠我軍復乘間襲之斬十餘  
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僧信弘率其軍  
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木州寧州温水縣○  
放還崔源○以禹仁烈為慶尚揚廣全羅三道都  
體察使仁烈獻倭捷賜酒及鞍馬○倭寇宗德松

莊永新等，縣元帥崔公哲、朴修敬、王宥等擊却之。  
○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  
俊遣周孟仁借來是行也。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  
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  
倭僧有求詩者，授筆立就。緇徒全集，且擔肩輿，請  
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  
三島，侵掠夢周。又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  
歸。力勸諸將各出松貨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  
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  
得俘歸。倭人稱慕夢周，不已。後聞其卒，莫不嗟惋。

至有齋僧薦福者。○倭寇牙州崔公哲、王宥、朴修  
敬等擊走之。○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北陽浦，  
獲一艘，盡斬之，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  
尚道元帥裴克廣擊倭于欲知島，斬五十級。○倭  
寇長興府都巡問使池湧奇遣卓思清與戰于  
寧縣，擒斬九人。○倭寇延安府及海州，又寇  
陽川。○遣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  
艦大索倭賊于諸島。○憲府言：諸道連年  
食不給，民轉溝壑，誠可痛心。宜令守令審  
凶之狀，量戶大小，出穀有差，歲之州廩以救。

之荒且僞不虞之用又添設官職只為賞軍  
 而無功閑居者亦或當錄昇得使名器至賤自  
 除從軍立功外勿授添職○九月倭寇瑞州○憲  
 府劾崔源在京師不諱金義殺使及先主薨故乃  
 下源獄鞫之不服竟殺之○復行洪武年號○倭  
 寇鐵州又寇益州公州屏山連山懷德珍同沃州  
 青山等縣○冬十月倭寇林州又屠燒全州○遣  
 版圖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干日本請禁  
 賊○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縣巡問使池湧奇順夫  
 兵馬使鄭地追及於玉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

之縱火奮擊賊自焚死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  
 居多捷至賜湧奇地各銀五十兩○十一月以門  
 下評理朴普老為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體察  
 使○倭寇潭陽縣池湧奇鄭地與戰斬十七級倭  
 又寇益州○遣政堂文學權仲和判書雲觀事張  
 穉之相宅干峽溪時前檢郎閔中理上言道詵密  
 記所載北蘇箕達者即峽溪可以遷都仲和還曰  
 得北蘇宮闕舊基凡百八十間朝議以峽溪僻在  
 山谷漕船不通議遂寢○以前密直副使黃淑  
 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十二月

河東縣又寇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追擊于  
斬二十餘級○置左蘇造成都監時議欲  
史有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達  
所創建官闕之文故有是役○典法司言前  
祭酒金文鉉杖父與兄萬世不容之大逆而  
俊沉湎酒色若不痛懲何以戒後請置十法即  
文鉉獄杖百流金義縣○憲府上疏曰守令分受  
任重自古必選有名望者近來軍國事殷以五六  
品爲安集無問賢不肖故侵漁病民者甚衆請令臺  
諫擬議差遣又按唐六朝番代送往迎來民受其

弊自今滿一歲方許遞代諸道州郡山城國家往  
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不自畢功旋致崩毀其弊  
甚臣請自今勿復遣使令守令徵發傍郡軍丁農  
隙修葺若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爲年例功臣之號  
必待有功近年以來自兩府至添設奉朔無寸功  
者濫受功臣號如有樹立大功者何以爲賞請重  
惜名器毋得妄與古者非有功不侯今封君甚衆  
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除省宰封君外其  
餘封君請勿頒祿○以鄭地爲全羅道巡問使

己未  
辛福五年○大  
明洪武十二年  
春正月遼東都指揮司遣鎮撫任

誠來索被虜人及逃軍時遼東人傳言高麗遣兵  
助北元故遣誠來覘虛實○諫官上言國無二年  
之儲國非其國今中外之廩皆竭不足以支一年  
請令州郡課屯田以充軍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凶今元帥甚衆令出多門故體統紊亂紀綱  
不立請依舊制置一元帥餘則罷之加以他號並  
聽元帥節制設官分職自有定制今兩府之額多  
至六十密直以下封君及通憲以上添設甚衆請  
皆罷之工匠之徒雖或有勞勿許受職其已受者  
追奪職牒僧徒封君婦女封翁主宅主者亦悉停

罷以重名器又倭賊日熾侵掠諸道而國家待其  
告急然後遣將出師道里悠遠將帥垂至而賊已  
浮海不及與戰假令與戰併日倍馳士馬疲困屢  
致敗績請於諸道預遣將帥寇至則擊之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灾百姓飢饉且加  
存恤勸課農桑而今者後蘇左蘇土木之役方興  
不已民困力政將轉于壑請即停罷至秋始役本  
陵崇信經學養士取人近年以來詩賦取士專尚  
詞章經學漸廢今後一遵玄陵已酉年科舉之法  
耦納之唯不罷土木役○庚寅日抱日背日寇日



戴日珥有纓環之○二月罷移都左蘇○倭寇順  
天兆陽等處鄭地與戰敗績慶復與黃裳禹仁烈  
俱詣崔瑩第瑩曰倭寇侵擾至此諸相何不憂慮  
一鄭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慚色瑩又嘗謂  
李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爲首相何不此之憂但以  
家產爲念仁任默然○三月以禹仁烈爲慶尚道  
上元帥睦子安爲全羅道副元帥並兼都巡問使  
○沈德符金寶生回自京師  
帝賜手詔曰爾來者承姦之詐不得已而來誰今  
命爾歸爾當爲高麗榻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

者之讎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  
他自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  
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  
使者實在雖不盡滅其黨豈不俘囚大半果敢輕  
視乎禮部尚書朱夢炎錄旨以示國人曰自高麗  
國王王顯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爲  
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前後差人來  
來文皆言嗣王之使朕未知王之端的朕觀高麗  
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懷恩但廣詐  
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光武復其王號旋

郎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反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絕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其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反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顥被殺姦臣竊命將欲爲之首構讐言怨於我綱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乃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爲陪臣奉之爾中書奏人請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主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主所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

來朝明年貢金二百斤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爲常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弑君之賊爲之將後多詐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姦之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兇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揖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朕自平葦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將豈非漢唐之爲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勅施行乃使奏差邵壘趙振

隨德符等來二人至甜水站傳聞本國遣文天式  
吳季南使此元乃曰昔殺行人今又懷二心吾與  
其死於高麗寧死於我土遂不至而還○遣前典  
工判書李演如遼東修好于樞共潘敬葉旺演至  
遼東不得入而還○倭寇道康谷城又寇南原順  
天府○夏四月以評理商議韓邦彥密商議金  
用輝同知密直慶儀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  
帥使贊成事楊伯淵督戰以知密直洪仁桂副之  
又遣萬戶鄭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民  
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護軍

周讓還自京師曰

帝令周姐姐見我問你國主是前王子耶對曰前  
王正妃無後官人所出也○倭寇安山郡○擄納  
判開城府事李琳女冊為謹妃○倭侵延安府遣  
金海君金庾延安君羅世以戰艦五十二艘往擊  
之○倭寇谷浦元帥禹仁烈戰却之斬四級仁烈  
中流失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五月倭賊騎七  
百步二千餘寇晉州楊伯淵與禹仁烈裴克廣韓  
邦彥金用輝慶儀洪仁桂戰于班城縣斬十二級  
賜物有差○倭焚掠豐州○放贊成事洪仲宣于

宜寧李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政房惡分權  
以仲宣爲啓眞使如京師仲宣不郎行諫官徐均  
衡等素與仲宣有怨又希仁任意劾之放歸田里  
以韓山君李穉代仲宣爲師傅○羅世金庾與倭  
戰于龍岡縣木串浦獲賊船二艘戮之○以知門  
下沈德符爲西海道元帥○閏月安州萬戶崔元  
杜擊倭于永清縣敗之○密直提學金濤免濤附  
洪仲宣論議人物仁任惡之適濤家奴竊延慶宮  
舊基之石臺更執之仁任嗾臺官劾免之○憲府  
上疏論五道新置翼軍之弊揭令都堂議罷之○

倭寇蔚州又寇雞林府日本海盜捕捉軍官朴居  
士與倭戰元帥河乙沚不救居士軍大敗僅存五  
十餘人先是韓桂國還自日本居士率其軍一百  
八十六人循來○六月倭寇清道郡元帥禹仁烈  
擊之○宥金續命○憲府劾南原府使盧成達賊  
退後火其倉廩盜米百三十餘碩常與倡妓宴樂  
不恤民事請治其罪成達逃李仁任曲法庇之○  
以趙仁壁爲江陵道元帥朴修敬爲安東道元帥  
兼府尹以倭賊自雞林將向江陵道也○北元遣  
僉院甫非告改元天元○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

侶擊却之倭又寇蔚州清道密城慈仁彥陽等地  
禹仁烈裴克廉河乙沘與戰于蔚州獲船七艘○  
秋七月殺贊成事楊伯淵于陝州伯淵恃戰功頗  
自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嗾憲府劾伯淵潛  
通妻弟又奸前判事李仁壽妾又夜遣數十騎圍  
卒密直成大庸母家強奸大庸妾守節者遂削職  
流之其夕官者林甫韓軫等矯旨召還伯淵使者  
爲巡綽官所捕崔瑩白耦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  
臣曰楊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爲首相請按治其  
黨耦命朴普老梁伯益等與臺省典法會巡軍雜

治乃囚天吉甫軫乃前提學金濤于巡軍獄鞫之  
天吉甫軫皆服曰伯淵欲自爲左侍中以瑩守侍  
中成石磷兼大司憲林甫爲班主唯濤不服被榜  
掠絕復蘇者三至更拷問乃曰辭與天吉等同復  
鞫天吉辭連石磷及知門下尹承順判密直金用  
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四人獄耦謂瑩曰毋  
以豎人妄語枉害諸相又下伯淵弟三司左尹仲  
淵上護軍季淵密直副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  
使任毅辛廉典法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曹洲  
卿李貴前直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于獄鞫

之辭連洪仲宣遂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  
柳蕃殺伯淵仲宣于流所籍其家仲宣聞德麟等  
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審無罪若有罪伏刑天不  
變色若無罪枉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  
風邑人異之又殺濤甫軫季淵南貴洲鄉琳泉首  
于市并籍濤軫家杖石礮承順曼殊殺貴希甫配  
戍萊子淵仲淵得禧廣放歸甲里天吉亦斃獄中  
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國人冤之濤初對獄官曰  
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皆惕然知  
其冤濤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屍有李悛

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衣之裹以篋網其頭而  
懸之再拜而去時人義之○倭寇樂安郡○遣永  
寧君王彬如北元賀改元○李自庸還自日本丸  
洲節度使源了俊歸我被虜民二百三十餘人○  
倭人武陵島留半月而去○倭留蔚州刈稻黍為  
糧侵入機張彥陽掃地無遺禹仁烈募兵戰于東  
萊縣斬七級○八月倭寇餘義縣又寇隨郭一州  
○遼東都司移牒都評議使司曰近聞納哈出遣  
人經由哈刺雙城潛往高麗行禮胡主亦使人前  
往高麗會議公務切詳本國累嘗遣使責貢我朝

臣禮既施異謀難畜納哈出等雖差人潛往本國  
豈宜復與交通可將胡使遣人押送不然則姦究  
自貽後悔何及○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爲全羅  
道元帥○慶尚道元帥禹仁烈裴克廣朴修敬朱  
馬使吳彥擊樓于泗州大破之斬四十二級○九  
月耦流乳媪張氏干砥平縣先是政堂文學許完  
同知密直尹邦晏使其妻依張氏諳內宰樞林堅  
味都吉敷耦命堅味等歸私第禁出入堅味等奔  
告慶復興李仁任崔瑩曰完等欲殺吾二人以及  
諸公耦將作矣夜完等矯旨召瑩者再三瑩恐耦

及已率麾下兵與復興仁任等會興國寺大陳甲  
兵集百官耆老議請鞫張氏耦趣召瑩瑩辭曰今  
一國臣民缺望上若從衆意臣將入見耦曰卿被  
疾累日不朝思一見之且欲問缺望事榮欲入謁  
諸相止之曰姦人在內不可輕進公去此軍必亂  
軍亂國不靖矣瑩從之於是兩府臺諫俱請闕請  
下張氏按治耦不聽瑩等內張氏族黨康伯權元  
順元甫等鞫之耦怒洩張氏言下官者鄭鸞鳳獄  
召復興及睦仁吉曰予爲人主不能救一乳媪乎  
其釋勿治瑩等請益堅耦下完邦晏獄命瑩罷兵

曰卿欲禦示何賊擁兵不來耶卿嘗自謂累代忠臣  
忠心安在瑩曰臣若赴召兵士必從引兵請闕則  
臣罪當誅且臣豈不欲進死闕下恐非上意故不  
敢爾臣身雖微所係甚大若死於姦人之手國家  
危矣又率臺諫重房請黜張氏耦乃送張氏于仁  
任家請勿殺削國太夫人爵瑩等詣闕謝門下評  
理金庾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乎瑩怒自耦  
下庾獄張氏常在禁中公受賄賂多行不義耦嘗  
數往妃所張氏曰禮君主必擇日御妃嬪今何如  
野狗綏綏乎至是喜諫并劾不敬罪流之斬完邦

曩佑元順元甫杖流庾于合浦又斬張氏養女塔  
孫元美

**臣等按**崔瑩慶復與李仁任皆當國將相擅與  
師旅大會都市以鞫張媪爲名聞王命召不赴  
命罷兵不從按治張媪專擅自恣將欲取必於  
王以兵脅之其無君不臣之罪王法所必誅雖  
僞辛僭竊荒縱往闈不能威制臣下然君臣之  
分猶在也瑩貪廉悍強果自任習臆仁任姦諛譎  
詐得稔兇惡復與雖有小節闈於大體與邦吉  
敷以媪薄貪濁之資欲濟己私媒孽其間耆老



臺諫雷同，二辭評理金庾以正論，反見流竄。當此時君弱臣強，將相如是，耆老如是，臺諫如是，知有臣而不知有君，其顛倒悖戾亦如是。國之亡，將無日矣。以臣督君，瑩等之罪容可既乎。

倭寇班城縣，登確山頂，樹柵自保。禹仁烈、朴修敬、吳彥合圍攻克之，斬馘三十四級。倭又寇丹溪，居昌治爐等縣。至于嘉樹縣，都巡問使金光富與戰，敗死。倭又寇山陰、晉州、泗州、咸陽、晉州，戶長鄭滿如京，賊闖入所居里，滿妻崔氏携諸子避匿山中。崔年少，且美，賊得而欲污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

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遣使西海、楊廣道簽募軍，以備慶尚全羅道倭寇。○冬十月，遣門下評理李茂芳、判密直裴彥如京師進歲貢，請承襲。○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安、梁濟擊倭于全羅道。先是仁吉在廟堂，颺言曰：「倭賊侵掠州郡，吾等在此飽食，略不愧耻，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逼已出之。○遣二司左使權仲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檜岩，以書雲觀言，道說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十一月，禱宴其舅李琳，因與宦官張樂極歡，尋正色。

曰古人有言人惟來舊衣必來新今臣僚在予在  
右言予得失交修啓沃雖有讒說予不信也向者  
張氏詆我撻我有國以來因辱妖物之手莫我若  
也幸賴憲司糾摘遠竄宮中稍安外有耆年碩德  
圖任庶政內與爾等酣酒以樂亦何妨乎○憲府  
上疏請誅張氏

庚申

辛禡六年○太  
明洪武十三年

春二月斬乳媪張氏傳首于京○

明德太后洪氏薨前夕太后執禡手曰我國傳世  
之久將五百年大抵人君多不聽臣僚所言願王  
稽太義決大事必咨待中慶復與李仁任判三司

崔瑩及諸相慎勿觸情直行又君舉必書不可數  
出郊野以事遊觀○禍馳馬于男山○二月李茂  
芳裴彥至登州而還茂芳等至遼東都司馳奏  
帝曰所貢既不如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北元  
遣禮部尚書時刺問直省舍人大都閭冊禍為太  
尉○太司憲禹玄寶等誣劾贊成事睦仁吉陰蓄  
異志削職籍其家而流之○三月李仁任林堅味  
忌待中慶復與清直托以嗜酒不親事詎于禡流  
清州又杖流復與所善門下評理薛師德密直副  
使表德麟判書郟龍壽李乙卿王伯中即將羅興

東鑑五十一  
十六  
俊師德乙卿死于道○耦出獵于郊崔瑩等驅獸  
而前禍射之○遣密直副使文天式如北元賀節  
日謝冊命○倭寇光州及綾城和順二縣遣元帥  
崔公哲金用輝李元桂金斯革鄭地吳彥閔伯萱  
王承寶都興禦之○以尹桓爲門下侍中○夏四  
月遣崇敬尹周誼如遼東咨曰小邦事大之禮不  
會有缺欽蒙聖慮憂恤特降詔旨許以二年一聘  
近年以來朝貢不通蓋因孫內侍物故金義反逆  
事孫內侍本國若宥之則當及延院使一行豈止  
此官金義逃入胡地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守衆

所共知如此事情不能上達負屈莫伸乞加詳察  
特爲辨明俾小邦復遵原奉詔旨許容陪臣入朝  
使世世子孫永爲臣妾誼至遼東都司以奏

帝命執誼至京師○以崔瑩兼海道都統使瑩白  
耦曰臣任事既多又都統海道臣恐不堪且今戰  
艦纜百艘戍卒僅三千臣若行師當用兵萬餘倉  
廩匱竭何以供億耦曰備禦事劇不獲已以卿兼  
之其無固辭且以吾國軍馬餉萬餘兵誠難矣請  
卿用三千使當百瑩曰臣已老不得以時上謁  
今幸進見請陳一言願殿下操心惕厲百姓安光

皆繫上心。樞尋錄瑩功，賜鐵券。○五月，樞欲觀石  
戰，戲知申事李存性諫曰：「此非上所當觀。」樞不悅，  
使示堅歐存性，存性趨出。樞取彈丸射之，國俗於  
端午時，市井無賴之徒，羣聚通衢，分左右，隊手，凡  
礮相擊，或雜以短槌，以決勝負，謂之石戰。○倭寇  
結城洪州。○憲府上疏曰：「我先主皆設書筵，以爲  
理國之本願，復開書筵，講論理國安民之道，報平  
之禮，所以聽政布令，實祖宗之成憲，願勿廢報平  
之禮。各領員將專爲宿衛防禦，而設近來不考，勤  
慢皆給其祿，故或有安坐食祿，以致宿衛單寡，請

考其勤怠，給祿朝會，國之大事，近來每令停罷，百  
官不知班次，亂行失序，請一月兩衙，自勿許放朝，  
大辟必二，復奏今中外官吏，斷大辟皆不奏聞，擅  
決遂致無辜，隕命，請中外大辟所在官吏，具報都  
堂擬議，以聞。樞納之。○以不能禦倭，杖流全羅道，  
助戰元帥崔公哲、楊廣道都巡問使安胡，斬都鎮  
樞二人。○六月，樞微行至治家，取銀奩置治，禁中  
其主奔告，崔瑩瑩囚其人，請闕，請勿置治。樞怒，命  
近臣歐其主。○倭寇井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  
樞始出報平，聽聽政謂宰相曰：「凡爲王者，必受命，

天子者當之今予猶未受命委政者舊聽其所爲然予默察政厖無統甚孤予委任之意自今以後每月初二十六日各司之長親啓職事予當課其能否又謂贊成事洪永通曰任用者舊欲聞嘉猷卿在予側何無一言永通汗出不能對○稠率林檎等小堅馳馬干男山○全羅道元帥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鄉奪所得百餘人○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城等縣遂入鷄龍山時婦女嬰孩避賊登山者多爲所害楊廣道元帥金斯草擊走之賊遂掠青陽新豐鴻山而去又寇沃州

錦州咸悅豐堤等縣○稠使小堅爲牧於後苑給知申事李存性陷之日以此等戲事爲樂○稠欲出獵李仁任崔瑩等止之稠曰吾素不好鷹犬諸相實道之也且卿等好遊畋能飛過不蹂禾稼耶○秋八月遣海道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戰艦百艘追捕倭賊○稠獵干城南凡六日以宦者李得芬金實爲守城元帥身佩弓矢臂鷹而出使宦官小堅胡歌胡笛彈琴擊鼓以從知申事李存性獨不弓矢稠怒罰之○稠子昌生宥一罪以下○倭寇公州金斯草擊走之○倭賊五百艘入鎮

浦口以臣組相維分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恣  
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舶米棄地厚尺羅世  
沈德符崔茂宣等至鎮浦始用茂宣所製火炮焚  
其船煙焰漲天賊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賊盡  
殺所俘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二百三十餘人自  
拔而來賊脫死者趣涿州與登岸賊合焚利山永  
同縣○耦出遊里巷射狗自是射殺鷄犬日以爲  
常城中鷄犬幾盡○金斯革追捕倭賊于林州斬  
四十六級○倭寇黃澗德侮二縣又寇中牟化寧  
功成青利等縣遂焚尚州○羅世沈德符崔茂宣

等選耦賜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  
銀各五十兩○倭焚善州初賊在尚州全羅道元  
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之  
及儉至賊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  
將領精兵無算戰則必克然盡戮汝等何益汝等  
占居一邑若何賊曰是給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豈  
奪我舟楫耶吾亦計之孰矣飲儉以酒遂以鐵騎  
護送掠得二二歲女兒剝髮剖腹淨洗蕪奠米酒  
祭天賊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而喫飲  
酒三鍾焚其兒槍柄忽折卜者曰吾等留此必敗

即引軍趣善州○遣使徵兵于楊廣西海道○倭  
侵京山府○以我

太祖爲楊廣金羅慶尚道都巡察使贊成事邊安  
烈爲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吉敷朴林  
宗洪仁桂林成味李元桂爲元帥皆受

太祖節度師出至長湍白虹貫白占者以爲戰勝  
之兆賊自鎮浦之敗攻陷郡縣奮肆殺掠賊勢益  
熾二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有倭患未有如此  
之比○倭屯沙斤乃驛元帥裴克廣金用輝池湧  
奇吳彦鄭地朴修敬裴彦都興河乙止擊之敗績

修敬裴彦死之士卒死者五百餘人倭遂屠咸陽

○九月稠率羣小馳馬後苑或手自飛索以縶馬  
無所不爲分殿上手尾礮擊人又入後苑與上護

軍文達漢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爲的宦  
者金實諫曰殿下何學射御擊毬乎若學射親征  
伐則國不國矣自古稱聖君者必言堯舜稱庸君  
者必言桀紂願以堯舜爲法桀紂爲戒用賢去邪  
以興至治○以密直副使裴克廣爲慶尚道都巡  
問使○倭攻南原山城不克退焚雲峯縣屯引月  
驛聲言將殺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稠

夜與內堅至密直司使柳遂箭索其室女遂曰臣  
之有女國人所知若行聘禮臣敢不從是夜耦五  
往其第竟不得○我

太祖擊倭兵于雲峯大敗之時

太祖與邊安烈等至南原裴克廉等來謁于道莫  
不權悅諸將咸曰賊負險不若俟其出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不擊  
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峯距賊數十  
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當趣

之諸將皆由坦途進望見賊鋒甚銳不戰而却時  
日已昃矣

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有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  
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麀戰賊之  
地又泥濘彼我俱陷其中相顧仆及出死者皆賊  
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

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十餘  
人挑之

太祖仰攻之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分北而下



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為蹶既而

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將引

槊直趨

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視後

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中

太祖左脚

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士莫知

太祖傷賊圍

太祖數重

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衝突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曰麾左右曰怯者退我且死賊將士

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動有一賊

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嚴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

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樞阿只拔都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曰若欲生

擒必傷人其人至於面上皆被堅甲無隙可射

太祖曰我射堯牟頂子堯牟落汝便射之遂躍馬

射之正中頂子堦牟纓絕而側其人急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堦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  
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奔擊銳鋒盡斃賊痛突聲如萬牛奔馬  
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  
之川流盡赤六七白色不變人不得飲皆盛器候  
澄久乃得飲獲馬一千六百餘匹兵仗無算初賊  
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太祖曰天下未有賊敵之國遂不窮追退而大作  
軍樂陳讎戲軍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積諸將懼

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生

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時被  
虜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

太祖置陳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勢殊非往白諸  
將之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憤之初阿只拔都在  
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欲爲主固請而來諸  
賊會每進見必趨跪軍中號令皆進退是行也軍  
士帳幕柱皆易以柞

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植也  
且非吾裝齎舊物不失舊而遷足矣軍士敬服咸

棄之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

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矢痕必鳴

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前力戰立

功時人撫之○清原府院君慶復與卒於清州謚

貞烈○冬十月周誼還初誼在京師寄書于都堂

曰誼入見

帝命縛誼幽于天界寺數日中官高麗人尚寶監

丞崔安至訊其事由誼對曰凡朝廷所需不如約

者蓋我小邦地僻民稀物產尠少未易辦耳今聖

恩海涵春育萬邦咸寧如不憐我小邦雖誅一誼

亦何濟哉中官遂以誼言入奏明白

帝召誼御札示誼曰彼東夷易施輕詐往來肆毒

果是未安者耶必欲根柢於將來者歟誼對曰小

邦豈敢肆毒其貢不如約者非忠誠不至實民貧

而物不備也

帝震怒復示誼曰曩者弒其主中國已與絕交有

勅諭高麗限山隔海似難聲教使彼自爲爾乃詭

詐多端數來願聽統屬及至約以効貢姑定常貢

之例以爲驗却乃弗從果願統屬者歟抑姦詐現

然歟於是命校尉將誼而出仍使監之又明日復遣崔安謂誼曰爾既來此必不得歸爾令通事先往取貢如前約復諭誼前所需馬一千已貢若干今再取鞍作一千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匹馬一百匹以爲常貢之例則赦爾東夷殺使及內使之罪

帝命如是誼敢傳達惟諸相國量之○禡率林檎等持竿黏黃雀于閭巷炙于墻下而啖之禡不視事日與羣小馳騁間里擊殺雞犬宰相諫官莫有諫者○我

太祖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綵棚雜戲班迎天壽寺門前

太祖望見下馬趨進再拜瑩亦再拜前執

太祖手揮涕曰非公孰能爾耶

太祖謝曰謹奉明公指揮幸而得捷予何功焉此賊勢已挫矣儻若復肆吾當受責瑩曰公平公平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公國將何恃

太祖讓不敢當禡賜

太祖及邊安烈金各五十兩王福命以下諸將銀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職爾臣何敢受

太祖威名益著倭賊虜國人必問

李萬戶今在何處伺間乃入寇○倭焚金海府○  
十一月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殿下日與頑童  
捨儀衛出遊間巷路人見龍顏不知以謂無賴少  
年至有犯清塵者自大臣百官以至庶人莫不觖  
望夫馳馬試劍匹夫之勇爾殿下何學焉漢昌邑  
王馳騁田獵王吉諫不聽及為帝不改其行夏侯  
勝諫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又不聽終致傾覆為  
天下笑今自孟冬以來連月陰雨天之譴告豈不  
昭然請遷善改過毋比頑童日開經筵與老成不

臣講論治道如有行幸必備儀清道而行樞不聽

○十二月樞出遊黃丙沙洞遇美女携入民舍淫

焉又奪密直李種德妓妾梅花淫于路傍人家尋

納宮中樞遊戲晝夜聞人有女輒突入奪之○遣

門下贊成事權仲和禮儀判書李海如京師貢金

三百兩銀一千兩馬四百五十匹布四千五百匹

請謚及承襲仲和等至遼東都司以歲貢不滿足

額却之乃還○樞以李仁任生日如其第張樂酣

飲至夜賜馬二匹○憲府上疏諫出遊間巷不聽

辛 辛 樞七年○大 春二月以李仁任為門下侍中崔

瑩守侍中時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過數斛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頒諸尉正仁任縱肆貪饕食瘠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行小惠以釣虛名時人譏之既而辭職不允○倭焚寧海府○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飢○三月耦火獵于東郊次壺串放羣馬手飛索以縲之○以門下評理羅世爲東江都元帥贊成事黃裳爲西江都元帥沿江要衝皆置元帥以備海寇凡十五所○倭寇江陵道遣簽書密直南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往擊之時是道大飢備禦甚疎遣同知密直李崇率六州道兵以

助之○耦欲出遊崔瑩進諫曰今饑饉荐臻民不聊生又農務方興不可盤遊無度以病民也耦曰吾先相忠肅王亦好遊豫吾之出遊獨不可乎瑩曰先王之時民安歲登遊豫無妨今日之遊臣知其不可耦然之○崔瑩請蠲濱海州郡三年租稅從之○倭寇松生蔚玠二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遂焚二陟縣○復瑩壽昌宮○流宦者李得芬于雞林前同知密直睦忠干安東籍得芬家又黜其假子宦者鄭鸞鳥鳳等二十人得芬貪饒食納賄奪人土田又與忠毀李仁任崔瑩故也○大司憲安宗

源等上言李得芬但以先代微勞位至贊成招權  
納賂讒毀朝臣中外臣庶莫不切齒幸賴睿斷遠  
竄于外然其徒黨尚多濫受官爵虛費祿俸無補  
國家將來之禍實爲可慮請依祖宗舊制擇聰敏  
者不過十人以備宮內使令餘悉罷黜○夏四月  
耦微行欲徒步觀燈遂下馬令僕人率馬以退僕  
人小遲耦策其馬馬蹶傷其面憲府以內乘別監  
邊伐介等掌廐馬不能調習而又非時進馬請罪  
之乃杖流伐介等五人時內乘畏憲府不敢非時  
進馬故耦頻奪人馬乘以出遊於是請闕者皆匿

其馬○置田民辨僞都監○倭自智異山逃入無  
等山樹柵圭峯寺岩石間三面峭絕唯小逕綠崖  
僅通一人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珍募敢死百人  
乘高下石以火箭焚其柵賊窘墜崖死者甚衆餘  
賊走海竊小舶而遁前少尹羅公彦以快船追及  
盡殺之擒十三人○五月倭寇伊山戍楊廣道都  
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擒斬九級○雞林元帥尹虎  
斬倭十一級○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斬十六  
級倭又寇寧海府○六月倭寇庇仁縣又焚永州  
○倭船五十艘寇金海府圍山城元帥南秩擊却

之秩又戰於寧海蔚州梁州彥陽等處凡五合斬  
八級○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為楊廣全羅慶尚助  
戰元帥○倭寇蔚珍縣權玄龍與戰敗之斬二十  
級獲馬七十匹○耦乘醉馳馬于龍首山墮馬輿  
還崔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使人見  
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使民怨今殿下遊戲無  
度以致墜馬傷體臣等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  
目見人耦曰自今改之○秋七月倭寇金海府○  
耦集君妓官中為長夜之樂自是殆無虛日○倭  
寇固城縣南秩與戰斬八級○九月倭寇瑞州○

冬十月耦夜率官官踰宮墻而出直宿諸臣不知  
所之犬驚俄而乃還○倭寇臨河縣○倭寇潘南  
縣元帥池湧奇李乙珍與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  
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十一月遣密直使李海  
如京師獻馬九百三十三匹至遼東不納乃還○  
倭寇保寧縣又寇密城縣○耦夜遊間里路遇徼  
巡官追逐射之自是日與倡妓官暨遊戲無度連  
宵不寐好晝寢日暮乃興

戊午  
辛耦八年○大  
明洪武十五年  
春正月殺前判事金克恭流典校  
副令鄭矩判事張子忠于遠地初有殺匿名書于



李仁任塔姜筮家云王之即位不無嫌疑且甚無  
道曹敏修林堅味廣興邦都吉敷文達漢等謀去  
李仁任崔瑩立定昌君瑤為王克恭聞以譏人其  
人以告堅味堅味意克恭所為執而鞫之克恭不  
勝挫楚誣服獄官令克恭寫字與匿名書筆跡異  
仁任頗疑之然堅味必欲罪克恭獄官不敢辨明  
瑩曰克恭造虛事驚惑國家謀害大臣罪不容誅  
子忠聞而私告定昌君矩為克恭塔亦知而不告  
克恭則且戮及妻孥矩子忠可杖流使宦者金賢  
白梏曰今欲族克恭願上勿禁定昌君亦不宜在

朝請並流之於是輟克恭以徇諸道籍家沒妻孥  
流矩等○遼東胡拔都率兵二千潛渡鴨江突至  
義州圍上萬戶張侶家侶與子思吉思冲力拒之  
侶被槍二子俱中矢胡拔都奪侶財產及馬十五  
匹以去副萬戶崔元祉追擊斬二十餘級侶能射  
御賂權貴得拜萬戶性貪而無知人心不附遂為  
敵所輕○二月以門下評理韓邦彥為西北面都  
體察使兼安州道上元帥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  
輝為都安撫使兼副元帥以備定遼衛兵○判書  
雲觀事張楠之等上言以變恠屢見請遷都避災

榻下其書都堂李仁任執不可遂寢○封盧氏爲  
毅妃父英壽爲大護軍盧氏本謹妃官人釋婢也  
榻甚寵愛之○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  
克○癸亥兩穀有似黑黍小豆蒼莖者榻以問日  
官對曰饑饉存至人將相食之兆○置盤纏色令  
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以備朝廷  
歲貢○甲戌日有黑子大如鷄卵凡三百○海陽  
萬戶金同不花遣其子夫耶介爲質○閏月倭寇  
林州扶餘石城○榻敗于南郊又獵于東郊榻常  
曰吾聞史官記吾過失若見則必殺之由是史官

不敢近○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處之悉魯  
兀之地○三月倭寇平海二陟蔚珍拜溪等縣○  
曲城府院君廉悌臣李悌臣既老國有大疑必與  
議盡言無隱位冢宰凡二十九年及疾榻遣中官  
賜官醞藥餌悌臣具衣冠受之謂曰公善爲老臣  
言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  
臣今殆矣願上日慎一日惟永終是圖卒年七十  
九謚忠敬○倭寇寧越禮安榮州順興南州安東  
○夏四月憲府劾啓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  
禦倭下都堂議之李仁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寧

縣○揚水尺羣聚詐爲倭賊侵寧越郡焚公廨民  
戶遣判密直林成味等追捕之獲男女五十餘人  
馬二百餘匹○遣門下贊成事金庾門下評理洪  
尚載知密直金寶生同知密直鄭夢周密直副使  
李海禮儀判書裴行儉如京師進歲貢金二百斤  
銀一萬兩布一萬匹馬一千匹庾等至遼東不納  
乃還○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與  
倭戰斬首三十級○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  
水尺三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  
水尺及馬匹下巡軍鞠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

馬匹餘皆釋之分置水尺于諸州比平民差役有  
不從令者斬之○流前評理梁伯益于遠州初忠  
惠王子釋器姬民家女生一子其子潛寓伯益田  
莊事覺流伯益斃其子送雞龍山陰使更殺諸道  
○倭踰竹嶺寇丹陽郡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  
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五月慶尚道  
陝州有松奴自稱劍大將軍其徒一人稱抄軍  
將軍一人稱散軍將軍聚徒衆羣行標掠將殺其  
主及守令以作亂按廉使安景恭捕斬之○誅妖  
民伊金伊金固城民自稱彌勒佛惑衆曰我能致

釋迦佛凡禱祀神柢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  
入者必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無光矣又曰  
吾爲作用則草發青花或木結穀實或一種再刈  
愚民信之爭施米帛金銀牛馬死則垂髮不食有  
貨財者悉以與人伊金又曰吾勅山川之神悉送  
日本倭賊可易擒也於是巫覡尤加敬信城隍祠  
廟撤去其神敬拜金如佛以祈福利無賴之徒從  
而和之自稱弟子轉相誣誑所至州郡守令或有  
出迎館之上舍者清州牧使推和誘致之縛其渠  
首五人囚之於是都堂移牒諸道皆捕斬之前判

事揚元格素信奉其說及是逃匿窮搜獲之杖流  
道死○邊安烈韓邦彥等擊倭于安東斬二十餘  
級獲馬六十四○六月耦如尚乘閱馬又如盧英  
壽家自是尚乘及英壽李仁任家無日不往其他  
所往不可勝紀○諫官鄙釐朴宜中等上疏曰比  
年以來倭賊日熾州郡凋弊加之水旱饑饉荐臻  
草賊竊發私相屠戮上國不許通好窺伺曩際况  
天灾人妖地恠與夫鳥獸泉魚之異豐見謠告一  
國人民罔不憂懼誠宜兢兢業業無敢逸豫其可  
爲不急之務縱耳目之娛恣心志之欲而盤樂怠

傲其願徹酒色歌舞之樂絕鷹犬遊畋之戲無侮  
聖言無逆忠直無遠者德無比頑童崇素儉戒逸  
務遠讒聽諫任賢去邪常以敬天勤民爲務則盈  
成之業可永保矣憲府亦諫皆不報○倭寇慶山  
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又寇通溝縣○遣典法判書  
趙浚爲慶尚道體覆使時倭寇甚熾州郡騷然民  
皆奔竄山谷而國無紀綱將帥環視不戰賊執百  
盛浚至號令嚴明諸將股栗連戰告捷一道路之民  
賴以稍安先是守城人曹希參扶其母欲避倭松  
京山府城行至浴東江無船不得渡賊追及之其

母曰吾老且病死無悔矣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  
母在予何往遂與母伏松田門賊欲升其母希參  
以身蔽之爲賊所害母得以免京山府人裴仲善  
之女爲倭所逐負其兒至所耶江江水方漲裴度  
不能脫投入水中賊至岸持滿注矢曰爾來可免  
死汝曰烈女不更二夫之死不爲汝所辱賊射之  
中其兒賊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靈山人卽  
將辛斯歲之女年十六爲賊所逐隨父至江乘船  
將渡賊猝至殺舟中人殆盡其父亦被害有賊  
執其女下船女曰汝殺吾父不共戴天之讎也寧

死不<sub>レ</sub>汝<sub>レ</sub>從<sub>レ</sub>遂<sub>レ</sub>扼<sub>レ</sub>賊<sub>レ</sub>吭<sub>レ</sub>蹴<sub>レ</sub>而<sub>レ</sub>倒<sub>レ</sub>之<sub>レ</sub>賊<sub>レ</sub>怒<sub>レ</sub>遂<sub>レ</sub>殺<sub>レ</sub>之<sub>レ</sub>浚<sub>レ</sub>上<sub>レ</sub>  
其事<sub>レ</sub>曰<sub>レ</sub>三人<sub>レ</sub>節<sub>レ</sub>孝<sub>レ</sub>如<sub>レ</sub>是<sub>レ</sub>可<sub>レ</sub>旌<sub>レ</sub>其<sub>レ</sub>門<sub>レ</sub>以<sub>レ</sub>勸<sub>レ</sub>來<sub>レ</sub>者<sub>レ</sub>遂<sub>レ</sub>立<sub>レ</sub>  
石<sub>レ</sub>記<sub>レ</sub>其<sub>レ</sub>事<sub>レ</sub>○以<sub>レ</sub>李<sub>レ</sub>仁<sub>レ</sub>任<sub>レ</sub>領<sub>レ</sub>門<sub>レ</sub>下<sub>レ</sub>府<sub>レ</sub>事<sub>レ</sub>崔<sub>レ</sub>瑩<sub>レ</sub>領<sub>レ</sub>三<sub>レ</sub>司<sub>レ</sub>  
事<sub>レ</sub>洪<sub>レ</sub>永<sub>レ</sub>通<sub>レ</sub>爲<sub>レ</sub>門<sub>レ</sub>下<sub>レ</sub>侍<sub>レ</sub>中<sub>レ</sub>李<sub>レ</sub>子<sub>レ</sub>松<sub>レ</sub>守<sub>レ</sub>門<sub>レ</sub>下<sub>レ</sub>侍<sub>レ</sub>中<sub>レ</sub>○秋  
七月<sub>レ</sub>以<sub>レ</sub>我<sub>レ</sub>  
太祖<sub>レ</sub>爲<sub>レ</sub>東<sub>レ</sub>北<sub>レ</sub>面<sub>レ</sub>都<sub>レ</sub>指<sub>レ</sub>揮<sub>レ</sub>使<sub>レ</sub>時<sub>レ</sub>胡<sub>レ</sub>拔<sub>レ</sub>都<sub>レ</sub>虜<sub>レ</sub>掠<sub>レ</sub>東<sub>レ</sub>北<sub>レ</sub>面<sub>レ</sub>  
人<sub>レ</sub>民<sub>レ</sub>而<sub>レ</sub>去<sub>レ</sub>以<sub>レ</sub>

太祖<sub>レ</sub>世<sub>レ</sub>管<sub>レ</sub>其<sub>レ</sub>道<sub>レ</sub>軍<sub>レ</sub>務<sub>レ</sub>威<sub>レ</sub>信<sub>レ</sub>素<sub>レ</sub>著<sub>レ</sub>遣<sub>レ</sub>以<sub>レ</sub>慰<sub>レ</sub>撫<sub>レ</sub>○政<sub>レ</sub>堂<sub>レ</sub>  
文<sub>レ</sub>學<sub>レ</sub>鄭<sub>レ</sub>公<sub>レ</sub>權<sub>レ</sub>卒<sub>レ</sub>性<sub>レ</sub>恭<sub>レ</sub>儉<sub>レ</sub>謹<sub>レ</sub>厚<sub>レ</sub>居<sub>レ</sub>官<sub>レ</sub>以<sub>レ</sub>正<sub>レ</sub>時<sub>レ</sub>家<sub>レ</sub>廟<sub>レ</sub>制<sub>レ</sub>  
廢<sub>レ</sub>公<sub>レ</sub>權<sub>レ</sub>以<sub>レ</sub>祭<sub>レ</sub>器<sub>レ</sub>藏<sub>レ</sub>於<sub>レ</sub>別<sub>レ</sub>室<sub>レ</sub>當<sub>レ</sub>祭<sub>レ</sub>之<sub>レ</sub>日<sub>レ</sub>必<sub>レ</sub>手<sub>レ</sub>自<sub>レ</sub>滌<sub>レ</sub>之<sub>レ</sub>

奠<sub>レ</sub>物<sub>レ</sub>務<sub>レ</sub>極<sub>レ</sub>禡<sub>レ</sub>潔<sub>レ</sub>疾<sub>レ</sub>穰<sub>レ</sub>用<sub>レ</sub>事<sub>レ</sub>常<sub>レ</sub>懷<sub>レ</sub>憤<sub>レ</sub>惋<sub>レ</sub>遂<sub>レ</sub>患<sub>レ</sub>背<sub>レ</sub>疽<sub>レ</sub>  
而<sub>レ</sub>卒<sub>レ</sub>○

帝<sub>レ</sub>平<sub>レ</sub>定<sub>レ</sub>雲<sub>レ</sub>南<sub>レ</sub>發<sub>レ</sub>遣<sub>レ</sub>梁<sub>レ</sub>王<sub>レ</sub>家<sub>レ</sub>屬<sub>レ</sub>安<sub>レ</sub>置<sub>レ</sub>濟<sub>レ</sub>州<sub>レ</sub>樞<sub>レ</sub>遣<sub>レ</sub>密<sub>レ</sub>直<sub>レ</sub>  
司<sub>レ</sub>使<sub>レ</sub>柳<sub>レ</sub>藩<sub>レ</sub>如<sub>レ</sub>京<sub>レ</sub>師<sub>レ</sub>表<sub>レ</sub>賀<sub>レ</sub>○八<sub>レ</sub>月<sub>レ</sub>遷<sub>レ</sub>都<sub>レ</sub>漢<sub>レ</sub>陽<sub>レ</sub>諫<sub>レ</sub>官<sub>レ</sub>上<sub>レ</sub>  
疏<sub>レ</sub>止<sub>レ</sub>之<sub>レ</sub>不<sub>レ</sub>允<sub>レ</sub>命<sub>レ</sub>待<sub>レ</sub>中<sub>レ</sub>李<sub>レ</sub>子<sub>レ</sub>松<sub>レ</sub>留<sub>レ</sub>守<sub>レ</sub>李<sub>レ</sub>琳<sub>レ</sub>李<sub>レ</sub>仁<sub>レ</sub>任<sub>レ</sub>林<sub>レ</sub>  
堅<sub>レ</sub>味<sub>レ</sub>廉<sub>レ</sub>與<sub>レ</sub>邦<sub>レ</sub>等<sub>レ</sub>從<sub>レ</sub>行<sub>レ</sub>各<sub>レ</sub>遣<sub>レ</sub>僕<sub>レ</sub>從<sub>レ</sub>所<sub>レ</sub>在<sub>レ</sub>成<sub>レ</sub>羣<sub>レ</sub>奪<sub>レ</sub>民<sub>レ</sub>田<sub>レ</sub>  
廬<sub>レ</sub>無<sub>レ</sub>有<sub>レ</sub>紀<sub>レ</sub>極<sub>レ</sub>○冬<sub>レ</sub>十<sub>レ</sub>月<sub>レ</sub>倭<sub>レ</sub>寇<sub>レ</sub>南<sub>レ</sub>原<sub>レ</sub>郡<sub>レ</sub>又<sub>レ</sub>倭<sub>レ</sub>船<sub>レ</sub>五<sub>レ</sub>十<sub>レ</sub>  
艘<sub>レ</sub>入<sub>レ</sub>鎮<sub>レ</sub>浦<sub>レ</sub>海<sub>レ</sub>道<sub>レ</sub>元<sub>レ</sub>師<sub>レ</sub>鄭<sub>レ</sub>地<sub>レ</sub>擊<sub>レ</sub>走<sub>レ</sub>之<sub>レ</sub>追<sub>レ</sub>至<sub>レ</sub>羣<sub>レ</sub>山<sub>レ</sub>島<sub>レ</sub>獲<sub>レ</sub>  
四<sub>レ</sub>艘<sub>レ</sub>○樞<sub>レ</sub>被<sub>レ</sub>酒<sub>レ</sub>馳<sub>レ</sub>騁<sub>レ</sub>閭<sub>レ</sub>里<sub>レ</sub>墜<sub>レ</sub>馬<sub>レ</sub>傷<sub>レ</sub>面<sub>レ</sub>○十<sub>レ</sub>一<sub>レ</sub>月<sub>レ</sub>太<sub>レ</sub>  
司<sub>レ</sub>憲<sub>レ</sub>廬<sub>レ</sub>嵩<sub>レ</sub>等<sub>レ</sub>上<sub>レ</sub>疏<sub>レ</sub>曰<sub>レ</sub>近<sub>レ</sub>日<sub>レ</sub>殿<sub>レ</sub>下<sub>レ</sub>出<sub>レ</sub>遊<sub>レ</sub>而<sub>レ</sub>入<sub>レ</sub>直<sub>レ</sub>內<sub>レ</sub>府



李德時不以告百官有司內乘金天守等進不調  
 之馬以致顛蹶請鞫其罪洪永通李子松等亦上  
 言啟下醉輒馳馬臣等心常危懼今果顛蹶致復  
 尊體乞自今端居九重戒遊畋慎酒色毋或輕動  
 耦不悅○遣同知密直司事鄭夢周版圖判書趙  
 胖如京師賀正上表陳情請謚及承襲○以曹敏  
 修守侍中李樞判三司事樞無疾不視事○十二  
 月命曹敏修守松江○耦畋于郊至暮不返羣臣  
 失耦所之夜深乃還

東國通鑑 卷之五十一





